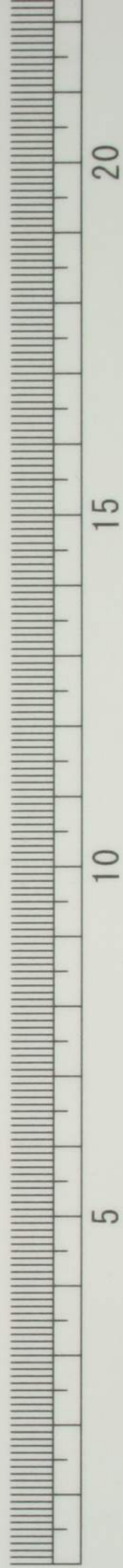




特別
^21
2759
8



鐵花仙史

第十三回

假斯文獻舊句當場出醜

詩曰

海棠梅萼豈連枝。得句他人總共知。

彼作焉能為已作。東施怎便效西施。

河洲虛棹原非意。忌口銷金計柱痴。

湛湛安排人未識。勸君何必強為之。

昭和十年一月二十二日購末

說這馮吉星次早果然來見蔡其志禮畢坐定其志道向久少會想敵地之湖光山色俱爲台兄收入錦囊矣但未知榮旋何日今蒙駕顧必有何賜教於弟吉星道向蒙投轄未遑走謝本欲卽歸而山水留人依依不免今茲輕造虔爲令愛蹇修耳其志笑道台兄又來取笑於弟矣吉星正色道健小弟與兄肝胆相向豈有相侮棄彼襍秘櫬另覓乘龍亦人生

一大斟酌處其志笑謝道台兄深知小弟之心實因無奈而作此不幸之事但不知兄所言者是誰家俊彥吉星道他家之子弟亦不預其事茲卽舍甥陳秋遴弟特薦作東床豈非是一快婿乎其志道台兄尊諭敢不領教况令甥才美素所羨慕但恨小女無福昨者已訂約於夏元虛矣奈何奈何馮吉星笑道兄鄙棄之意故謬言也元虛之事老畢爲媒

弟豈不知。然尙在可吞之間耳。雖舍妹丈之
寒素。不好仰附喬松。而舍甥之才美實大過
於元虛。吾兄還是俯從小弟之言。莫聽他人
謬悠之論也。其志道雖未算與作實。奈已約
之矣。吉星笑道。既未作實。何得爲約。總是吾
兄見外之意耳。其志道台兄適言元虛才美
遠不及舍甥。而畢兄又謂其貌雖寢。而才則
大。弟因猶豫。故約之於日上。借來。蓋欲一探

之耳。且俟試驗之後。再領吾兄台論何如。吉
星道。既然如此。弟倒有一箇兩全妙法在此。
畢兄處既與約定。自不必言。待小弟明日亦
借舍甥而來。兩下不期而會。那時兄命一題。
或詩或文。令二子各賦一章。則優劣立判矣。
兄因就其優而捨其劣。則劣者不敢爭。而優
者亦無所愧。不煩口舌之勞。不傷友朋之誼。
豈非兩全其美。其志聽說大喜道。兄高論絕

佳可謂深得調處之法。少頃卽當折柬奉迓。懇台兄明日偕令甥早臨爲幸。吉星道：「忝與吾兄至契，何必尊柬爲哉？」其志道：「雖是如此，却怎作不速之客？」說罷大笑。吉星起身別去。將這些說話與秋遴說知，只等次日赴約不提。且說蔡其志到了次日，果然治酒於文官閣內。候至晌午，只見門役呈上名帖道：「畢爺同夏相公拜老爺。」其志忙叫開門迎入。元虛

欲以師生禮拜見，其志再三不肯，乃以客禮見畢而坐。其志道：「久仰足下才譽，欲一晤而無由。今蒙畢兄作漁父之引，快接賢豪，不勝榮幸。」元虛深深打一拱道：「不敢向失親近。未遑晉謁，念晚生樸棧庸才，過蒙畢老先作曹止生得承齒錄，曷勝雀躍。」畢純來笑道：「蔡老先以漁父屬弟，夏兄又將曹止生相目，倒叫小弟沒了主意。」說罷一齊大笑。正笑不了，忽

見門役又遞進一柬其志接來一看忙欲出迎早見馮吉星同陳秋遴踱到了面前元虛舉眼見了秋遴知他和王儒珍交厚今特來此不曉爲何心下好驚疑不定正是

面赤非因酒

心驚爲少才

當下馮吉星畢純來等都相見了其志也不遜坐竟邀入後園文官閣內坐定時值季秋閣前惟海棠茂盛秋遴忽然想起昔日於此

芙蓉花下邂逅花姨倏又三載不覺心懷悒悒須臾席備其志遜坐秋遴道才爾上謁未竭鄙忱頓蒙盛筵之賜何物草茅當此榮寵其志笑道足下冲霄之姿絕塵之足仰辱光臨蓬門增色區區小飲姑效野人之獻耳馮兄畢兄久辱知己或不見責而二位芝宇乍親未具隆禮尙望勿罪爲幸秋遴元虛齊聲道不敢其志推吉星坐了首席畢陳夏三人

各挨次而坐。自己主席相陪。酒至半酣。畢純
來道。秋兄真是洛陽少年。青錢首選。來春當
更雷轟電掣。坐看作占鰲客也。秋遴道。蓬蒿
末學。鉛槧豎儒。過蒙主司謬拔。已負芒竟日
其餘尚何敢過望耶。元虛笑道。年兄雖不過
望。恐上春官。又要謬拔耳。吉星道。夏兄淵涵
玉養。夙負英材之譽。自是五百名中第一。舍
甥得附驥尾。隨兄步瀛洲。已幸矣。元虛忙足

恭道。晚生不才。這進士或勉強而求之。若是
狀元。其心休無能物不休焉。吉星笑道。夏兄文風大妙。
不要過謙了。但令先君沒時。足下想是在府
用功。故使令妹天香來都耶。元虛見問。不覺顏赤。
因遲遲道。彼時晚生因染病在舍。故不得已
而令舍妹扶柩耳。尚蒙老年伯高厚之恩。未
効啣環之報。吉星微笑道。豈敢惟時酒興。將
其志道。今日薄酌。雖不足娛賓。然所喜者。

所喜

有花神獻媚。或可助興於萬一。久仰二兄學
優才裕。渴欲請教一二。以快朽目。倘蒙不吝
珠玉。則弟與花神均有幸也。吉星道。開瓊宴
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懷。
吾兄之論極當。夏兄與舍甥不必推辭。老夫
年邁。當爲司旗鼓也。秋蓬道。蒙蔡老年伯見
索俚句。敢不遵命。但恐啼春妖鳥。未足呈教
大方。元虛因有讀孰的詩在肚。胆子大了。便

賣乖道。飲酒賦詩。固墨客騷人之常事。又蒙
老年伯殷殷雅愛。年兄不必太謙。致拂老年
伯盛意。請先做起。弟雖不敏。自然也要續綴。
其志笑道。二兄不必謙遜。弟有主意在此。卽
叫左右。東西設下兩張小桌。交房四寶俱全。
合席各斟一巨觴。道小弟今日薄設。知不足
伸敬而更斗胆。欲求二兄佳作者。實有深意。
乞垂諒之。勿罪弟之寡情也。吉星笑道。台意

乃是雀屏約目的故事。舍甥與夏兄各宜勉之。秋遴元虛離席而起道。謹當領教。敢乞命題。其志向吉星純來道。有煩兩兄擬一詩題吉星道。此係吾兄相攸之大事。弟與畢兄只從旁恭候台意。何容游夏贊辭。其志道。既如此。亦不必別處搜尋。卽此海棠。豈非就是詩題。乞二位各賜律詩一首。秋遴元虛齊聲領教。各就左右而吟。當下秋遴見說一首海棠。

的律詩。甚覺容易。走到右邊桌上。舒箋捉筆。頃刻而就。先行呈上道。巴人俚句。請老年伯一定推敲。其志見秋遴落筆如風狂雨驟。早已驚喜。及接過那詩一看。只見上面寫着海棠吟。下是七言八句道。

嫩葉柔枝不耐寒。

深秋粧點傍欄杆。

玉階酣露胭脂濕。

金谷風遲花夢安。

含媚帶因新醉月。

落紅疑是舊桃源。

神仙種作神仙種。莫認人間草木看。
其志看畢道秋兄才高李杜氣壓元白。真陽
春寡和者矣。可敬可羨。及看元虛時。尚在苦
思不就。心中已是拂然。原來他得題就位。忙
向肚中搜索。奈瑤枝之詩。他雖一時強記。却
竟不曾記得清楚題目。今見了這海棠爲題
竟無處着想。記得詩忘了題。記得題忘了詩。
一時思索不着。那里湊合得來。萬分着急。再

偷眼看秋遊時。倒像尋着了這首做現成的
一段。聽聽筆响。早見寫完呈上。心下越着急
了。越想不起。拿了那枝斑管。對着那幅鸞牋。
只是呆看。落不下筆。畢純來見這光景不推。
幫襯幾句道。作詩原貴推敲。方能工緻。夏兄
莫要性急。不妨慢慢想去。馮老先。我們且請
飲酒。吉星笑道。夏兄如此細磨。措時必定是
運化入神。一字一珠的。了。舍甥做詩。總這等

容易。故爾潦草。元虛明知取笑。只好忍受。直
急得面紅耳熱。連酒都急得醒了。肚腸也急
得斷了。方記着一首依稀彷彿。有些像海棠
光景。却也忘了詩題。不知是咏海棠。不是咏
海棠。因讀去有越姬楚女白雪紅樓等句。認
作是贊那海棠的顏色。妖媚將來寫出呈上
道。文有一日短長詩詞亦然。晚生每常詩思
極快。不知今日爲何作怪。苦吟不就。今雖成

咏恐陋句效顰。祇堪發一笑耳。畢純來見已
做就不勝之喜。忙出位來道。向知夏兄不吟
則已。吟成則定佳絕也。其志接過那詩一看。
只見上面寫着海棠花之詩。五字標得不通。
已自藉笑再看其詩云

南枝何事詭冰心。粧點華華別樣春。
晏越越。越非醪酒。晨妝楚女學塗唇。
香消白雪桃花片。月淡紅樓蝶粉輕。

記得溪頭曾見處。調羹另有最精神。其志着畢道。夏兄所賦者何詩。小弟竟不能解。元虛笑道。前面寫着海棠花之詩。老年伯豈不見乎其志見說。又將詩箋來與吉星等反覆細閱。不覺哈哈大笑道。小弟向愛吟咏。今日方見此奇作。真乃神化之筆。游刃於虛。有一無兩。表表獨絕者矣。元虛還認做看詩中意。真箇贊他。忙深深打一恭道。拙句獻醜。

過蒙賞鑒。然猶遼東之豕。豈足云佳。吉星笑道。遼東有豕。那如足下多岐亡羊耶。元虛見說。方悟那詩錯寫了。羞得滿面通紅。不敢做聲。其志道。初不曉調羹之謂何。原來這海棠花也。頗能結梅子。小弟園中栽種多年。倒還不知。今幸夏兄指示。方識此段化玉畢純來道。小弟不知詩中意味。想夏兄一時急於應命。錯用了甚字。夏兄何不把來改正。却再呈

電其志笑道夏兄又何嘗錯來把春日紅梅
比秋日海棠方見夏兄腹中有春秋耳吉星
道想是夏兄偶然想着了那紅梅所以就做
了紅梅詩雖春秋各別幸顏色相同耳你一
句我一句直羞得元虛臉上紅了又白白了
又紅坐又不安立又不好不覺老羞變怒奮
然發聲道此不過一時悞用何必如此輕薄
這首把歪詩就算會做也不爲奇秋遴笑道

小弟這一首歪詩原不足取如年兄香奩佳
句可稱奇才方是奇才元虛此刻正沒處出氣忽又聞
秋遴之言道着他心病越發大怒道我和你
同年之誼也來侮我怎叫做香奩你的話却
是狗屁其志笑道斯文一脈詩酒尋歡何故
發此惡聲兄若無才就不該來了單純來見
這光景諒事不諧只得勸道想夏兄今日多
飲了幾杯故一時失於檢點但日賦萬言豈

無一錯。不可傷了和氣。因拉了元虛與其志拱一拱手。道倒是小弟得罪。明日再來負荆罷。此刻元虛已氣得喘做一團。連話也說不出來。見畢純來拉他回去。只得掙扎起身。道罷了。我夏天生雖是不才。決不忘情今日也。畢純來拉着和哄而去。其志只叫得一聲。恕不送了。竟自坐着。正是

一場羞辱從何起。盡是庸夫自討來。

且不說夏元虛含羞忍怒而去。再表馮吉星等三人。重整盃盤。洗盞更酌。吉星道。小弟昨日之言。何如。固知夏子係沒字碑耳。其志道。若非台兄之言。前早批高亦可倍幾為畢奴所悞。但這首紅梅詩。韵致幽逸。確是才人之作。不知那里盜得在肚。却又不能解詩中之意。把他人之紅梅。冒作自己之海棠。真是絕倒。適纔聞秋兄言香奩佳句。莫非女人之筆。而秋兄曾何處見

來耶。秋遴道晚生於春閨。開步湖上。遇一女
子。不知誰家閨秀。似亦大家模範。頗爲絕色。
後因去意匆匆。失下金扇一柄。上有此詩。後
面寫春閨偶咏。更有小印。瑤枝二字。是以知
爲香奩之句耳。其志道原來如此。那女子倒
是箇才女了。但這白木倒如何記得。想必是
他家的親戚。吉星道既有瑤枝二字。此乃元
虛之妹所作也。秋遴忙問道。母舅却原何曉

得。就是元虛之妹。吉星道。元虛的父親夏英
在兵部時。曾舉薦一武士。叫做萬斛珠。爲定
海關團練。與海寇交鋒。全軍陷陣。時夏公卧
病。有賈學士者。素惡夏公。諷囑諸將。俱按兵
不救。以致萬斛珠計窮降賊。那時夏公已死。
賈學士憾猶未釋。囑科臣劾他。妄薦欺君。喪
師誤國。天子准奏。着刑部拿夏英之子元虛。
代父治罪。那時是愚舅承旨。雖明知其冤。而

無可如何只得移咨錦衣衛出京拿人不期
元虛不見拿來却倒拿了元虛之妹瑤枝進
京生得一貌如花在堂上伶牙俐齒錚錚議
論竟將其父之罪辨得一些沒有連愚舅也
說他不過因令他自作章疏真乃下筆如神
萬言立就次早表奏天子俞允准扶柩歸葬
所有罪名槩予豁免我服其才故記其名耳
其志道如此時這瑤枝非但有才亦更孝義

可嘉真乃巾幗丈夫彼元虛枉戴鬚眉不及
遠矣秋蓬見說是元虛之妹心下十分懊悔
道早知湖亭女子卽係元虛之妹又何苦作
此仇敵之事而悞自己好迷之願但此事於
目下爲已成之局勢難挽回除非遲幾時再
緩緩與元虛修好那時容或可圓但恐到得
其間那美人又天桃有主總之緣慳分淺所
以造化弄人如此左思右想不覺愁緒萬端

鏡花仙史
神情迥異。吉星見秋遴這般光景，只道怪他不提起姻事。因笑向其志道：「荷蒙厚款，愚甥舅已叨醕酖，但不知所托之事。紅絲可許，舍甥牽否？」其志道尊諭謹當領教，但恐蒹葭不堪倚玉樹耳。吉星見說大喜，道：「既蒙金諾，不勝榮幸。歸當令舍親擇吉拜允也。」時已抵暮，卽起身告別而歸。與坤化和陳夫人說知，合家歡喜。便卜日納聘，不提。再說秋遴自從聘

定蔡氏之後，雖喜全了儒珍之事，却因夏瑤枝消息，心中十分不快。那儒珍又錯認他奪己之姻，絕足不相往來。蘇紫宸又因赴試還鄉，所以秋遴在家甚是寂寞。一日正在書房納悶，忽見父親坤化走入，說道：「今早汝岳父着人來請母舅去，說是朝廷有旨要於蘇杭點選宮女，不論紳衿士庶，俱着舉報。母任隱匿，有賈旨內監不日將到矣。故催我與

汝畢姻免致黥選入宮我已許他明日吉期
迎娶故先與汝說知秋遴見說一似冷水淋
身好生着急因想道此原係從權妙詐豈可
弄假成真怎麼天不由人願又生出這般不
測的事來我倒還不信黥選之事真與否也
即下便出門打探果見

人民鼎沸婚娶如麻雀屏推倒那管男
才女貌東床高擱無暇坦腹乘龍造化

兒郎往往兩番花燭夜紅顏女子常常
錯配白頭翁竹馬迎親果是兩小無嫌
練裳遣嫁皆因緩不及事只要出脫私
鹽不問門當戶對

只因這一點選宮女有分叫朋友情義益彰
夫妻節烈更異不知陳秋遴怎生擺佈下回
自然分解

評云小說家寫抄襲舊句以冒方子而卒

鐵花仙史
至破露者甚多。此更轉進一層。作誤寫別
詩。蓋不特張冠李戴。直張遺其鳥。而李持
作帽矣。真堪絕倒。才人之筆。其能與古人
同題而異文如此。

鐵花仙史

第十四回

真節烈逢狼狽接木移花

詩曰

既結絲蘿那改盟 人貪富貴我甘貧
移蘭易草香彌遠 換李更桃味轉深
俠婢代當花燭夜 寒儒空醉洞房春
若非天意違人意 已就殷殷一片心



話說蘇紫宸鄉試得中亞魁歸至松江因見浙省題名錄喜得秋選發解暗信文章足據但不見儒珍名姓心下不快候得自己家中事畢卽起身到杭先至誠齋衙中叔侄相見誠齋見侄兒青錢高選自然喜悅紫宸問起孀妹并兄弟因何不見誠齋道現屈下元之節因慕杭城古刹向多聖僧特於湖南淨慈寺啟建七晝夜道場追薦祖宗故令汝孀妹到彼紫宸道原來如此但小侄於路勞頓俟明早去見孀妹罷誠齋卽叫廚房治酒與大相公洗塵說猶未了忽聽見外廂傳柳稟事誠齋只得便服出堂去不多時進來說道因是新近有旨着內監於蘇杭二處點選宮女竟無論鄉紳現任都要舉報今內監將臨北關故傳柳通報就要去迎接我想這事你妹子馨如却將奈何難道汝在松江倒不曉得

金瓶梅
麼紫宸道。小侄一路來。竟不見說起有這事。誠齋也無暇再問。忙換了公服。匆匆出衙而去。不提。再說紫宸。到得次日天明。先去淨慈寺。見了孀妹。卽來探望秋濛。相見坐定。秋濛道。小弟正有件難處分的事。今得兄來。或可爲弟籌畫一二。紫宸道。吾兄桂枝高折。正爾飛揚自得。却有何事。而燃眉比急耶。秋濛道。說起那節事時。真可令人髮指。王儒珍兒與

蔡其志的。令愛原係襁抱締姻。諒吾兄亦知其事。奈儒兄家業日微。奈老甚有絕之之意。所以未卽發動者。特伺其秋榜何如耳。不意儒兄文星之暗。以致場屋失利。而蔡老反覆之謀。遂決渺寒。儒爲可啖。竟爾公然無忌。將王氏之姻。另許爲夏宅之婦。紫宸道。原來有此異事。但不知夏宅爲誰。而儒兄又難道就肯罷了不成。秋濛道。就是謬立羣英社的夏

元虛他浼畢純來爲媒蔡老竟將寒王氏之盟而允夏氏之請彼時惟弟知之急報知儒兒奈儒兒竟如技窮鼯鼠束手無能且謂先人雖有成言苦無媒証故執定任其自然惟有付諸長嘆而已於時弟實不平思所以救之而計無所出反覆踟躕乃得一從權之策特浼家母舅爲媒亦往求姻蔡老初以兩難相却後設一法竟治酒邀弟與元虛到彼出

題賦詩較量優劣元虛盜竊其妹之紅梅詩元作自己之海棠吟被蔡老識破大出其醜遂辭元虛而允親於弟因而稟命家嚴急以千金聘定蓋弟之心實欲虛聘此姻以牢籠蔡老免致他虞徐侯儒兒功名到手彼蔡老勢利心灰炎涼面轉然後剖明心迹令此姻仍歸儒兒完其舊好耳紫宸道吾兄義俠之氣直逼古人殊堪欽仰不知更有何故却難

處分。而憂形於色。秋濛頓足道。豈知事不湊人之巧。昨日忽聞點選宮人之舉。蔡處得此消息。着急催親。而家嚴竟允其今晚畢姻。此事急如星火。小弟正在心焦苦無良策。今得吾兄到來。乞爲弟調處一箇妙法。不然時却怎開交。紫宸道。此事無甚別法。娶之旣壞友朋之義。不娶又恐點選入宮。只除非與儒兄說明就裏。令儒兄作速備辦完姻。秋濛搖頭

道。弟也曾想過。那有三不便。總是緩不及事也。紫宸道。有甚三不便。乞吾兄指教。或可另作商量。秋濛道。蔡王之好已絕。今欲令仍歸於玉。急切如何肯允。未免要費許多唇舌。此緩不及事。一不便也。家嚴爲這姻事。所費不下千金。今一旦歸諸他人。家嚴之心。豈卽弟心。未免也有許多周折。此緩不及事。二不便也。自弟聘蔡氏之後。儒兄恨如仇敵。况他最

執古板見是已奪之姻如何肯信從權之意
便說得明白此緩不及事三不便也弟想此
事至爲緊急有一不便卽恐貽誤况三不便
耶紫宸道然則奈何秋遴道弟今想得一計
在此竟瞞過這三不便等待成功之後卽不
怕不便矣但須在吾兄身上停當這事紫宸
道不知有何妙算却用着小弟秋遴附耳低
言道只消如此如此不怕事不諧矣紫宸點
頭道吾兄所算大爲有理事不宜遲小弟就
此告別了但外面的事弟去料理裏頭的事
兄却也要辦得周密不要失支脫節方妙秋
遴道這箇自然正是

不用再三相囑付算來都是會中人
且說紫宸別了秋遴一逕來見儒珍各叙間
濶之情儒珍道恭喜吾兄桂枝高折足使同
氣生光小弟不才不換這領青衿紫宸道文

章如吾兄。而困於場屋。真乃下第劉蕢。令人扼腕。然遲早有數。勿以一跌挫志。儒珍嘆了口氣道。得失雖有數。但可恨者。妻子不能保全耳。紫宸佯作不知道。豈因功名失意。而令岳處竟有異議耶。儒珍道。然也就是老天無眼。今科中解元的陳秋濛。他見蔡老嫌鄙小弟。欲另許婚夏元虛。他素知蔡女之才色。央免他的母舅爲媒。千方百計去懇求。願出干

金作聘。蔡老便又違夏氏之約。而許此獸心之物矣。紫宸假意發怒道。天地間有這等不平之事。你平日與儒兄做密友。到此時候。不能爲儒兄挽救。而反奪儒兄之婚姻。這般不仁不義。真乃衣冠禽獸矣。儒珍道。他今蟾桂高攀。好不揚揚得意。奪便奪了。那里還念什麼布衣之交。紫宸冷笑道。豈有此理。難道中了箇解元。就是這般肆行無忌得的麼。明日

待弟放出羣英社上打夏元虛的手毀來先
出出氣却再與他講理便了。但今江上芙蓉
與山間紅葉。正當風韻宜人。兄又何苦呆坐
此屋簷下。作楚囚狀也。儒珍嘆息道。小弟貧
既刻骨。又復困於場屋。致受奸人凌侮。方寸
成灰。安能如兄揚眉吐氣。而知門外風光何
紫宸道。龍門失躍。後尚可期。姻議多乖。或亦
定數。今日弟適有興。與兄一樽浮白。醉藉楓

林。或可轉輦爲笑說罷。拉了儒珍一同出門
而去。兩個於路說說笑笑。不覺的行近秋澗
後園。紫宸立住道。此有酒樓。倒也幽潔。與兄
暢飲幾盃。以佐遊興。何如因叫劍童先與酒
家說了。隨和儒珍登樓。而飲。儒珍道。弟尚未
與吾兄軟足。反蒙招飲。得無顏厚乎。紫宸道。
忝在知己。何出此言。恐沽來之酒。不足將敬
耳。兩個飲至半酣。儒珍告止。紫宸大笑道。久

金瓶梅
聞吾兄酒散覺得腸胃俱枯。今日閒暇。正欲
大開酒海。一較勝負。明日賦阿誰扶上馬。不
記下樓時之句。嘲兄方快。生平奈何。旗鼓尚
未相當。卽思鳴金收軍。耶儒珍也。笑道。若論
文章旗鼓。吾兄有如此之筆。弟或少遜一籌。
至於壺觴。楚漢弟帶酒鬼。赴陳當亦所向無
前。紫宸道。些小酒鬼。直一靴尖踢倒耳。儒珍
笑道。酒鬼雖小。却甚是輕捷。未必一時容易

踢倒。說罷大笑。遂滿浮綠蟻。大施豪飲。果是
酒逢知己。話得投機。飲了一會。那儒珍已頽
然酩酊。紫宸又叫劍童。斟下巨觴相奉。儒珍
接過。一吸而盡。擲盃大笑道。小弟之酒鬼。今
番跌倒。化作酒龍飛舞矣。一頭說。一頭也斜
着醉眼。靠在桌上。已沉沉睡去。紫宸見儒珍
醉臥不勝大喜。忙叫劍童。算還店賬。將儒珍
負了。一逕來到秋澁家花園後門。只見秋澁

金瓶梅
早已開着園門。在那里探頭探腦的望紫宸
笑道：「真有心人也。」秋濛也不回言，竟招呼
劍童負着儒珍，一直來到書房樓上放臥床
內。儒珍因是醉極，全不知覺，竟便酣然睡去。
秋濛將錦被展開，替他蓋好了，輕輕放下帳
子，又將房門鎖上，復同劍童下樓來到園門
首，只見管園的扯住紫宸在那里亂嚷亂跳，
道：「分明是箇白撞賊，曉得我家大相公今晚

在這樓上做洞房，有些財响，所以在此探頭
探腦，思量要偷些兒物事。且同我到老爺面
前去問你看，是箇做相公的不是秋濛看見
忙上前喝道：「好瞎眼的狗才，這是錢塘縣蘇
老爺的大相公，和我相公至交好友，敢這等
放肆，還不叩頭。」管園的見說，驚得忙放手叩
頭，道：「小人不知冒犯，但相公既是我家大相
公好友，該從前門來，如何走這後門，以致小

人得罪。秋遴道你不快走在此多說怎的。管園的應聲而去。秋遴笑道。倒是小弟得罪了。如今這事。雖是半把妥協。明日還須吾兄到舍做個排難解紛之人哩。今恐招搖耳目。倒不相留了。紫宸點頭會意。便拱一拱手。同劍童別去。秋遴亦鎖園門而入。原來這都是秋遴的計策。使紫宸佯為不知。誘醉儒珍預納在自己洞房之內。等待蔡小姐嫁來。要撮合

他兩下。仍完舊好之意。故自己先假作做有病。心煩欲嘔。因將洞房遠做花園之內。不許陳秋遴直有淫淫地一人入房炒鬧。而儒珍在內。亦竟無人知道。這正是

曾從管鮑見分金 又見交遊王與陳
暗裏用心全大義 良朋不愧列人倫
且不說陳秋遴用詐。只等蔡小姐花轎臨門。再表蔡若蘭自聞他父親寒王氏之盟。另許

陳秋蓬之後寢食俱廢終日長吁短歎看看
玉容憔悴其志百方勸慰只是尋死覓活其
志見此光景亦追悔前番孟浪但事屬已成
亦無如何那日忽聞報選宮女心下着忙又
見女兒日夜啼哭就催陳宅作速完姻以畢
兒女之債自却忙忙打點遣嫁之事不提早
有侍女紅渠走報若蘭道老爺因見外面點
繡女家家戶戶俱已婚娶陳家也來催親已
定明日是小姐吉期了若蘭見說長嘆了
一聲道什麼吉期分明是我的死期了王生王
生非妾薄情不能保此身命全你之願奈你
文星太暗致生不測妾今時事相迫此生恐
難再面竟成永別矣說罷淚如雨下嬌綃從
旁勸道老爺亦不過愛小姐千金貴質故不
忍與寒素之家小姐又何苦如此有負老爺
的好意豈不聞在家從父乎若蘭見說冷笑

了。一聲道：汝言大誤矣。在家從父者，女子理無自主，婚姻須待父母之所擇定者而從之。雖貧窮卑陋，亦終身莫改。方是在家從父，今棄一諾於貧賤之交，而再擇於禮義之外，是亂命也。又可從乎？嬌綃道：雖然如此，但每見鬚眉男子，尚且不能成全禮義，何況閨閣之內？那里拘得許多？且小婢微聞玉生飲酒猖狂，以致今料不中，兼之一貧如洗，小姐嫁去

難道竟受餓不成？今老爺另許之陳生，青年解元，他日功名難量。正和小姐天然一對佳耦，又何苦苦戀此寒酸，為無益之憂耶？若蘭色愠道：自古紅絲一繫，千金莫易。雖田婦村姑，亦知從一而終之義。豈有禮義之家而作無禮義之事？我因汝知心着意，故十分抬舉於汝。今汝以何等樣人待我，豈不知我心如鐵石耶？汝勿多言，徒添我惱。嬌綃泣道：非嬌

綃敢多言冒犯因見小姐十分愁損故進逆耳之言相勸但如今王宅之盟已寒陳門之娶又迫必須預爲之計方妙不然如何了局若蘭道當此之際有甚預爲之計此身本屬王門惟以一死歸之便是我蔡若蘭的了局矣紅渠道小姐便從容就義一死流芳但陳宅迎娶到門叫老爺如何發付豈不要受氣節雖全了却未免於孝道有虧還宜從長計

議爲是若蘭搖頭道身不自保何有於他嬌綃道嬌綃倒有一計在此上可免老爺鼠牙之患次可遂小姐不二之心實爲兩全不知小姐肯容納否若蘭道方寸已亂不復知有計較汝既有兩全之法卽試言之嬌綃道小姐的母舅符老爺住居塘棲鎮上去此約有六七十里之遙小姐何不今晚開了園門同了紅渠一逕問至塘棲符老爺家中告知其

事藏匿他一年半載。再作道理。紅渠道三十
六着。雖是走爲上着。但陳宅的事。却如何便
能割絕。嬌綃道似奴才小姐若依我計。少不得也要
留書一封與老爺。上寫義不生嫁陳門。情願
死歸王氏。假稱逃出投江。絕了老爺追尋之
念。等待陳宅來娶時。只消再用一移花接木
之計。耳。紅渠笑道。又非栽種之事。怎的叫做
移花接木。嬌綃道。這不過是借喻之詞。小姐
去了。老爺怎的發付陳家。却於衆侍女之內
擇一可代者。假充小姐嫁去。雖貴賤懸殊。亦
一李代桃僵之法也。但乏其人奈何。若蘭道。
此計雖稱兩全。但我自幼生長深閨。不識外
面路徑。一不便也。如今正是紛紛點選之時。
藏匿尙恐舉報。反公然出走。豈非自投羅網。
二不便也。在道途之間。出乖露醜。倒不如死
在家中。若滿第孝及全算箇乾淨名節。此正守死勝似逃

生耳。紅渠道依紅渠，愚見竟沒有甚麼不便之處。此去塘樓，只得六七十里，又非天涯海角。況既有路，必有船，可乘。怕甚麼？不便若防點選之事，越發不難。竟效昔時紅拂女的故智，改換做男裝主僕。一時有那箇認得，設或遇人盤問，紅渠必奴有志自能應答。小姐但請放心。嬌綃笑道：紅渠之論極妙。若蘭俛首道：雖是如此，終覺於心有愧。如今事比燃眉，也顧不

得許多了。但代嫁之事，非嬌綃不能機變。汝可念我之情，竟翩然一往，便是我大恩人也。嬌綃道：只恐嬌綃無福。當此旣蒙小姐分付，安敢推辭。但今事不宜遲，且將改裝之事，預先演習一番。省得臨期不像。紅渠叫聲有理。卽到其志那邊，偷了衣服巾幘靴帶之類，來到房中，把門閉上。和嬌綃將小姐通身上下粧扮起來，竟絕似一美少年。若蘭臨鏡自視。

不覺笑道。如此一扮。連我自己也認不出來。
紅渠笑道。這等一位標致小相公。走將出去。
當此婚嫁紛紜。莫要被入招作東床。帶累紅
渠吃喜酒。却才好笑哩。說罷。大家都笑。時近
黃昏。嬌綃催促小姐修書。若蘭寫畢封好。放
於桌上。因向嬌綃道。我此去。若有出頭之日。
皆汝所賜。決不忘報。汝雖假冒我嫁去。卽係
真的一般。倘念我之情。老爺處還望你寬慰。

一一。則我雖去猶在也。嬌綃泣道。小姐前途
保重。老爺處嬌綃自當孝順。以成小姐之志。
後會自有期。小姐亦不須掛念。若蘭嘆道。背
父潛逃。惟抱一死之志。歸寧之事。又焉敢期。
嬌綃道。小姐此去多則二年。少則一載。等待
陳宅之事停妥。王相公功名到手。老爺回心
轉意。這就是重逢之日了。若蘭含淚點頭。徘徊
不忍分手。紅渠從旁催促道。樵樓已打四

真可稱才女

鼓不可再緩矣。若蘭無奈，只得望空拜辭。父母祖先，別了嬌綃，和紅渠偷開園門而去。且說嬌綃次早，假裝大驚小怪，來報其志。道老爺不好了。昨夜小姐不知為何，同紅渠開了園門出去，不見回來。特來報與老爺知道。其志見說，驚得目瞪口呆。忙到女兒房中來看，惟存錦被空床，那得有若蘭的半箇影兒。窻邊桌上留下一封書，其志取來拆看，上寫道：

自恨讀書知義，以致盡節逆。

親錢塘夜月，越水烟波。是見畢命處也。陳門之事，倘塵。

父懷嬌綃聰慧，可代萬緒。攢心有筆難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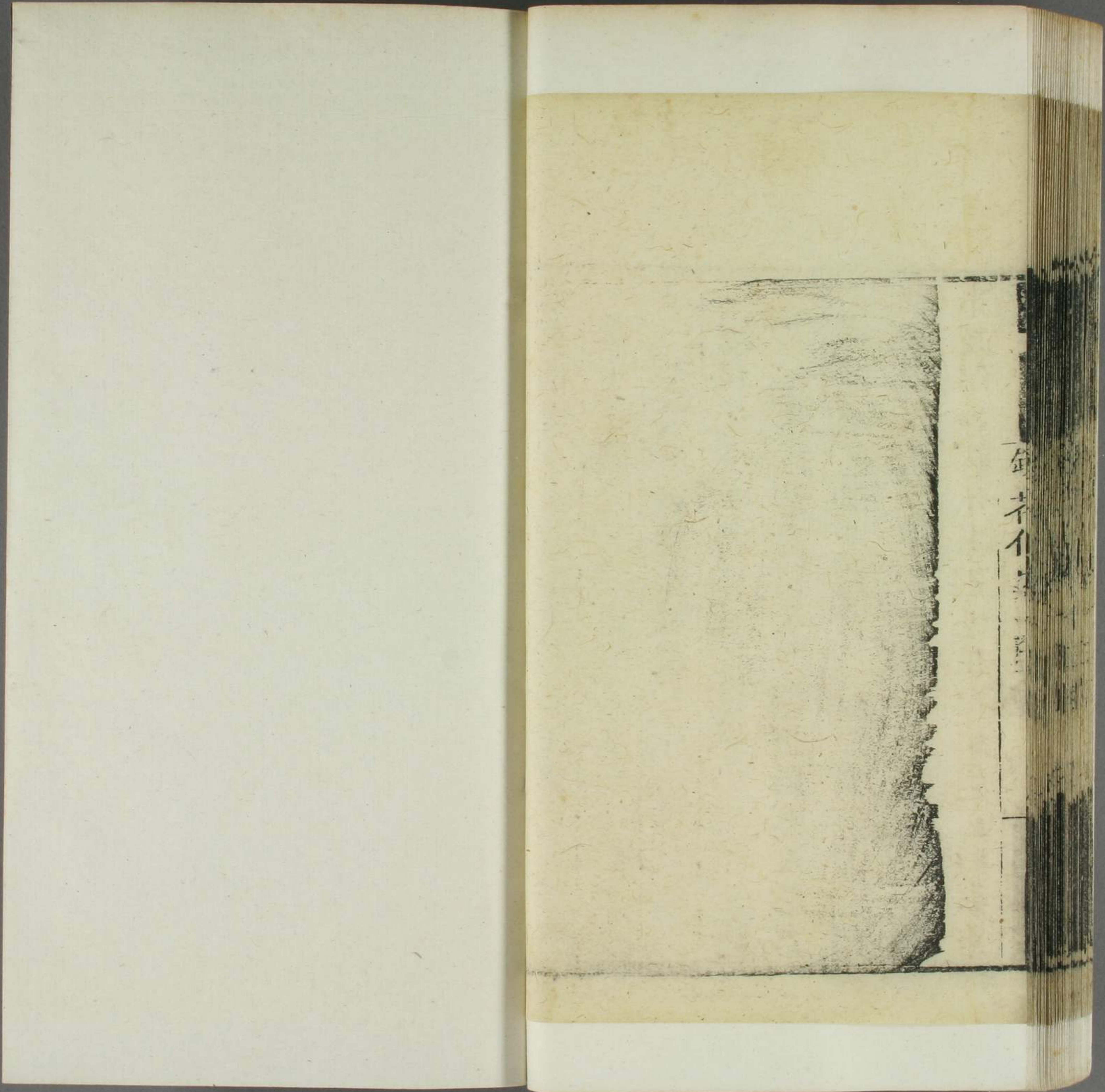
伏祈自愛，勿為見傷。

不孝女若蘭 百拜上

其志看畢，於心不忍。雖然掉下了幾滴淚，却只不信道：既是投江，如何帶了紅渠同去呢？

此必有詐。當下着人暗暗追尋。自早至暮不見踪跡。那陳宅却已來催妝。其志着了急。只得將嬌綃粧扮起來。却也與小姐彷彿。只是金蓮畧大了些。其志又分付了一番。上轎而去。只因這一嫁夫。有分叫洞房兩駭。節義同全。不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明白。

評云。上半寫良朋之誼。下半描貞女之心。是一回道學文字。文字於此等處最易迂腐。纔一迂腐。便覺不可向邇。此於叙蘇陳用情妙在有酒脫氣。叙蔡女守志妙在得真切語。一則超乎象外。一則入乎箇中。遂覺前後俱蔚然可觀。彼迂腐家既無談笑風生本領。并望其呆詮實義。而亦不能的當。焉得有此妙也。



金者

